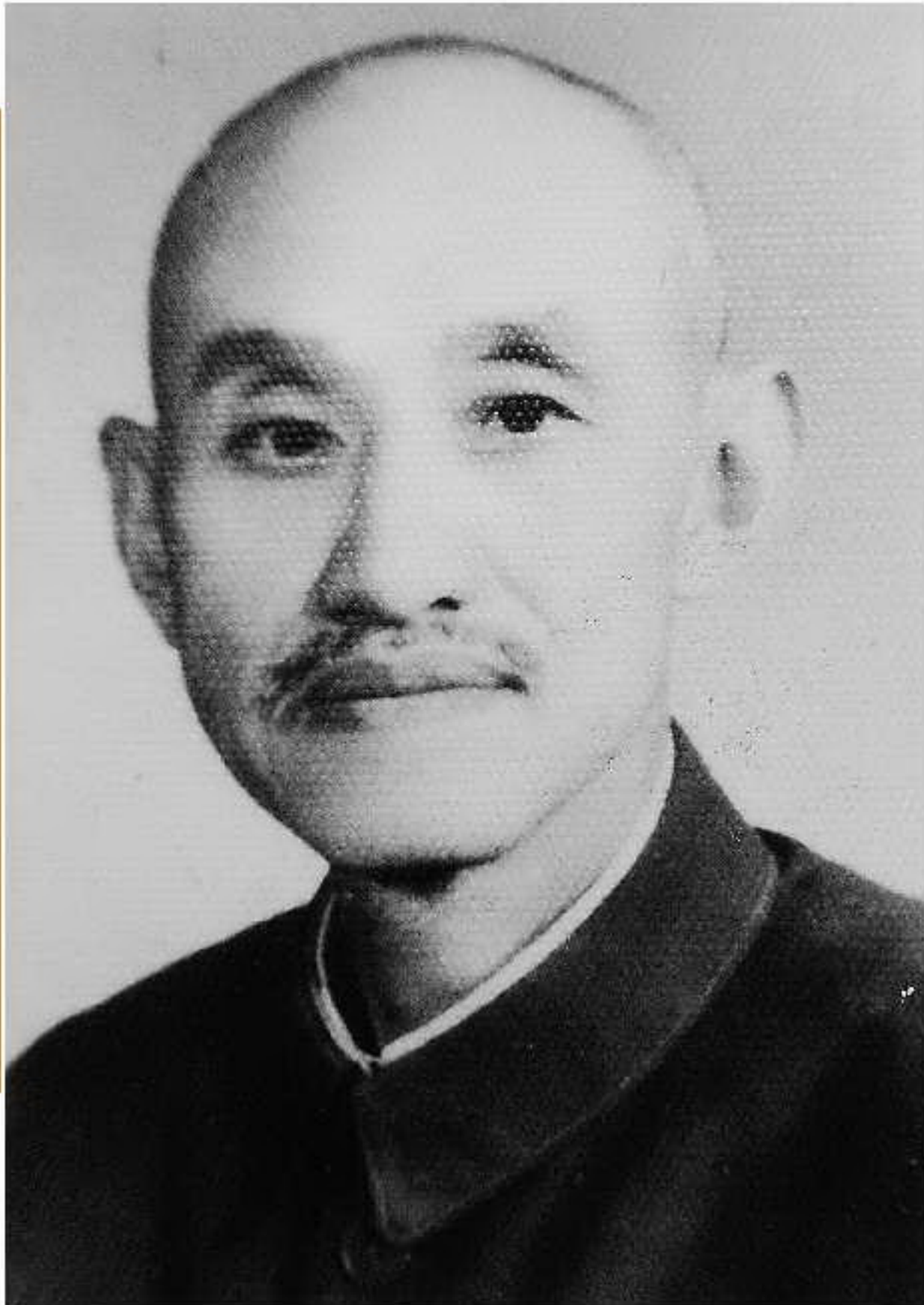


►第一任校长唐现之先生生



桂师,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王源平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是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从1938年建校至今走过了78年的历程，留下一串坚实的脚步，也留下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这些红色记忆将深深烙进城市的记忆里……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全省第一所中级师范学校，桂师从1938年12月创办起至1949年6月被勒令停办，共经历了10年又8个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全校师生在各级党组织和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精诚团结、艰苦奋斗，将桂师办成坚持抗日、坚持民主进步的革命学校，成为在白色统治区中的红色堡垒，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先后有50多名师生为革命光荣牺牲，被誉为“桂北革命的摇篮”。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一所肩负着教育救国的师范学校，一个敌我斗争中争夺青年学生的主要阵地，一个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学历史经验和红色足迹，是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家园。桂师记忆，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感情记忆、文化记忆、精神记忆。桂师精神，值得薪火相传。

难忘桂师

□魏华龄



▲旧址校门

法，他希望同学们学点哲学，还介绍我们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说这是初学哲学最好的入门书。唐肇华老师是我们毕业时的班导师，很年轻，经常同我们谈时事、谈学习、谈青年关心的问题，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教的是物理，却鼓励我们要学点哲学和社会科学，还要读点苏联的文艺作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等。还有杨晦老师，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一位作家、文艺理论家，经常给全校同学作报告，从来不用讲稿，一两个小时讲下来，没有一句废话，逻辑性强，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很关心同学们的进步和成长，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多读书，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建立读书小组，利用集体的力量推动进步，桂师的读书小组就是在他和傅彬然老师的提倡下发展起来的。

当年读书小组阅读的热门书有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和《新政治学大纲》、薛暮桥的《经济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等等。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家前途与个人前途，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以及中国抗战的前途，人生观和世界观等问题。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通过小组学习讨论、辩明是非，使我们学到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道理，学习小组成了学校的第二课堂，并在桂师得到传承，引导同学走向进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吴贻芳、阳雄飞、傅星（傅一屏）、邓崇济、全昭毅等同学后来成了桂北游击队的领导骨干。

78年过去了，回顾往事，唯有桂师，难以忘怀，唯有桂师的许多老师，他们的音

容、举止和风范仍然留在我的脑海，记在我的心间，令人崇敬！他们是既教书、又育人，既授业又传道，传播革命火种，培育革命理想和信念，使同学们的思想得到启蒙，懂得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懂得了怎样做人。特别是在国民党、三青团也在争夺青年一代的情况下，同学们没有迷失方向，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也没有忘记初心，继续前进！

魏华龄(1919—)广西龙胜人。1939年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读书。曾任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桂林文化城史话》、《桂林抗战文化史》。文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参与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到八集）、《桂林文史资料》等。

师魂

□郑芳

校长为榜样，对工作尽心尽力、团结齐心。桂师的校风在此奠定了基础，桂师的师魂就这样铸就成型。

1938年，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风尘仆仆从杭州、上海、武汉、长沙逃亡到桂林，租住在一个叫洋塘岭的小村庄，距桂林市70里路、距桂师校园5里，先生“朝行5里到校，暮行5里返家，籍以习劳”，风里雨里，先生脚蹬布鞋、拽着长衫行走在泥土路上，从不迟到，他把学生当朋友和亲人看，把学校当家，他亲自撰写桂师校歌：“百年之计树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师范仁为训，克己复礼泛爱群，洛水之滨，大岭心村，心地播耘，普雨悉皆萌……”他教学生创作抗日宣传画，和唐校长一起带着学生到附近乡村搞抗日宣传，帮乡亲们写对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必胜，妇孺皆知”，晚上编绘《日本侵华简史》，还写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文章……直到离开桂林时，先生深情地说：“桂林师范好比是我的母校，今后我到了遥远的地方，想起桂林，定有老家之感。”一个饱受战火沧桑的教员，不忘国耻，不辱使命，身居陋室，心系抗战。他的爱国情怀，他把学生当亲人看的真诚，当成为桂师师德的灵魂，激励一代代桂师人砥砺前行。

戴自俺老师，是陶行知先生晓庄师范的第一代学生，共产党员，1937年到达桂林，在桂林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6年，在桂师工作了3年，担任辅导主任、教务主任，带领师生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战，对桂师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晚年说：“桂林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他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70岁

高龄的时候，身患高血压和严重的白内障，还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外，主编了《陶行知全集》、《陶行知诗歌集》、《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等近一千万字，为各报刊杂志撰写稿件120多篇，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都是在超负荷的状态下忘我工作的，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恩师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诲。戴自俺老师的学生，受他影响最大的魏华龄深情地回忆自己的老师：“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在上世纪40年代以及晚年给我的印象和影响，始终难以忘怀。他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榜样，他不仅是课堂上的老师，而且是人生道德情操和传播进步思想的导师，是一位始终受到

我尊敬的老师……”戴自俺先生，是桂师教师最杰出的代表，他代表一种品质、一种人格，一种职业操守、一种人生境界，他对学生的影响和教诲是终身的，魏华龄老人深受老师的感染和影响，他说：“我暗自向自俺师学习，也决心要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为桂林文史资料工作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尽力”。年届97的老人，还坚持写文史材料，写文章发稿子，为了写《难忘桂师》，他拿着放大镜，一笔一字地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还抱歉写得太慢……打开魏老的文章，看看他的来信，我竟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个饱含深情的学子对母校的回报，是老一辈教导有方的最好写照。桂师有幸，有这样传承桂师精神的学子，桂师也荣幸，撒播爱的种子，今秋硕果累累……

桂师的师魂是什么？

是唐现之先生当年悬挂在学校门口两条大标语：“燃烧着自己，照耀着他人”，是他广纳贤才，善待师生，治校态度；是丰子恺先生“把学生当自己的亲人”的满腔热忱；是戴自俺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生命践行，是魏华龄老人秉承师训，忘记年龄默默奉献的坚忍……他们，是大写的“灵魂”，是我桂师的灵魂，值得我们铭记在心，成为人生座右铭，点染我们的未来的征程。



►著名校友丰子恺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给烈士后人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本土之花

□凌世君

大学刚毕业那年，为了出一本书，单位派我到图书馆去查历史资料，范围是1930年到1949年桂林出版的期刊报纸，摘录其中有关文化教育的内容。当时复印机还不普及，加上民国以前的历史资料也不允许复印，所以，那个年代发生在桂林的每一个文化事件，只要登了报刊的，我都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这是一份十分枯燥、繁重的工作，但也让我受益匪浅，由此构建了对民国桂林的整体印象。

民国的桂林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个名字——桂师，全称是桂林师范学校，有时又按驻地名称称为两江师范。桂师的校长唐现之，是教育家陶行知的高徒，是一位非常有思想有行动力的教育家。桂师创办于1938年8月，这正是国难当头，国土日渐沦丧，大批文化人、文化机构南迁桂林的时期。唐校长大力推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蔡元培“兼容并蓄，学术民主，学习自由”的办学方针，引导学生走自主、自理、自觉、自动、自治的道路；主张学生毕业后到社会后应教育唤起民众，保家卫国，成为社会的栋梁；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毕业院校，聘请优秀教师，知名人士到校任教等。唐校长还经常请名人到学校演讲，比如，请陶行知到校讲“世界形势和抗战教育”，请梁漱溟讲到延安的见闻及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经过；他不干涉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学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桂林师范学校具有浓郁的民主氛围，师生思想进步，一时间，小小桂师，名满广西。

如果说，从旧报纸上认识的桂师，多少有些隔膜的话，那么，我身边一个鲜活桂师人，让我对桂师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我小学时的启蒙老师以及校长，就曾经是桂师的老师，我仍然记得他们一丝不苟，给我们上课的样子。老校长姓周，当时就已满头白发，一只脚还有毛病。另外一位女老师姓马，矮矮小小，戴付眼镜，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偶尔还会在街上遇见她。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桂师的老师，怎么会去当小学老师呢？如果我报出我读的小学名字，你们就不难理解了：桂林地区“五·七”干校附属小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周校长、马老师，丝毫没有因为自身命运的挫折而懈怠教师的职责。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校长和马老师平反后，又回到了桂师，周校长还担任了桂师的校长。我的母亲差一点应周校长的邀请，调到桂师工作，我也差一点成了桂师子弟。我母亲没有到桂师的原因也是现在的人难以理解的：我外婆一直由我母亲赡养，家里存有一口外婆百年后要用的“老房子”，搬到城里无处存放。为了外婆能够心安，我的母亲一直不曾离开东郊。“五·七”干校撤销以后，那里成了地区园艺场。恢复高考那年，园艺场只有两个考生被录取，都是上的桂师，我依然记得其中的女生、后来的女作家孙如容站在我家门前，意气风发的跟我那人缘极好的母亲告别的样子。

我还认识一位桂师的校友，现已97岁高龄的魏华龄老先生。我曾经问过魏老，是怎么到桂师读书的？魏老告诉我，当年已在龙胜任小学教师的他，听他的一位老乡、同乡过暑假的桂师学生罗善屏说桂师如何如何好，环境好、学风好，老师好，而且完全公费待遇，所以投考了桂师，并被录取的。在桂师的三年，影响了魏老的一生。

魏老是文化城的亲历者，建国后长期在领导岗位任职。魏老心系抗战文化，自60岁开始全身心投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38年来，他在写作大量论文的同时，撰写出版了《桂林文化城史话》、《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上、下）》、《九十自述》、《桂林抗战文化史》等多部著作，主编出版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两本）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多卷。20世纪90年代初，他发起成立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以后，又担任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他积极领导会员们展开各种学术活动，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热情引导一批批青年学者走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之路并在其间大显身手。他以蓬勃的热情、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彰显桂林抗战文化的魅力，也以自己的学问和成就支撑起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实力和品位，他实际成为这三十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旗手。如今已98岁的魏老仍然笔耕不辍，经常给我们刊物投稿，为桂林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也曾经听魏老说起，介绍他去读桂师的进步青年罗善屏，在柳州剿匪时牺牲了。我曾经在档案部门工作，在翻阅革命历史档案时，我了解到桂师有许多年轻的学生，为了理想，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青春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个中师学生，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其中的分量，是有多重啊！

如果你以为，桂师培养的是如魏老那样的学者，抑或是一些职业革命家，那也是一种误解。桂师大量培养的，是基础教育的师资，是如瓦尔娃拉·瓦西里叶夫娜那样平凡而又伟大的乡村教师。如果我们可以做个统计，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的老师，曾经是桂师的学子？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追忆桂师创立的年代，广西以及首府桂林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嬗变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现代教育集中发力的时期，产生了许多教育大家，比如名震华夏的大教育家雷沛鸿，在广西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迅速提升了广西人的文化素质；比如有“北蔡南马”之称的马路武，创办广西大学，为广西建设培养高级人才。民国时期桂林的师范教育也可圈可点，那时的报刊上，还经常出现特师（特种师范，即后来的民族师范）、艺师班（艺术师资训练班）等名称。桂师成立的第二年，桂林文化城逐步形成，大量的学校南迁，加上本土原有的院校，桂林的高校、中师、职校，有20所之多。7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想往事，当年的院校风流云散，只有扎根于本土的两所师范院校，依然生命之树长青。其中的桂师，这个为开启民智，为基层教育输送园丁的学校，依然如花般盛放在桂林大地上。